



金庸小说动词英译实证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考察

□ 洪捷

摘要：通过率先建立首个“金庸武侠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以动词为切入点，对金庸小说三部全译文的“武译”进行实证研究，弥补以往武侠小说英译定量研究的缺乏，同时，通过索引词图和动词对译模式来揭示国内外译者在金庸小说“武译”方面的精华和不足。基于此，创新提出武侠小说翻译的方法，旨在提升武侠小说翻译质量，促进中国武文化的对外传播。

关键词：语料库；金庸；武侠小说；翻译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402 (2019) 07-0091-10

金庸武侠小说已经翻译为多种语言，在域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分子，但直到2009年，学界对金庸小说英译的研究才得到迅速发展。精彩的武功描写是武侠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的独特之处，^①却也是武侠小说英译的一大难题，学界对金庸小说的“武译”不乏研究：有学者讨论武功的英译取舍以及各种英译策略；^②有学者从门类、招式和理论三层次分析武功英译，归纳武功英译四大原则；^③有学者聚焦武功术语的英译，倡导武功英译实现可视化和美感。^④但是，以往金庸小说“武译”研究囿于对少量案例进行主观判断，导致例证重复或相似，而全面系统的实证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基于语料库的金庸武侠小说英译多维实证研究”（FJ2016C1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洪捷，文学博士，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

①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② Mok, O., Translating martial arts fiction: Some problems and considerations, *Tankang Review*, 1993: 1, pp. 81; 罗永洲：《金庸小说英译研究——兼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翻译》2011年第3期。

③ 魏天霞：《金庸武侠小说中武功描写的英译》，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④ 卢欣：《功能目的论视角下武术的可视化翻译研究》，《长春大学学报》2016年第7期。



研究非常罕见。同时,汉语逻辑语法学派创始人邢福义教授指出汉语构句最基本内在机制是“动词核心,名词赋格”,^①动词为一个句子提供了复杂的句法和语义信息,动词承担了最为重要的句法任务,扮演了一个整体性的角色,^②由此可见动词在汉语中的关键作用。而且,动词确立了生命行为,是世界的本相,生命就是动词的先验及物对象,武功只是对动词本相的模拟,动词一旦入境,多数能还原为武打画面,勾起对功夫行为的回忆或想象,与原型匹配。某种意义上说,动词决定了武侠小说生命气息的流动,武侠小说若失去了动词,就失去了生命力。因此,动词理应成为金庸小说“武译”研究的焦点。

鉴于此,本研究率先建立“金庸武侠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以动词为切入点,对金庸小说所有全译文的“武译”进行考察,考察项目包括金庸小说原文和译文词类分布及动词对译模式,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 金庸武侠小说武功描写有哪些特征? 2. 英译文在“武译”方面有哪些特征? 3. 译文特征是否忠实于金庸武侠小说原文?以期能深入掘进金庸武侠小说英译本体,拓宽文学翻译研究领域,为武侠小说英译乃至中国武文化传播提供借鉴。

一、研究设计

为确保语料代表性,本研究自建的语料库只收集金庸武侠小说全译文,排除节译文;只收集正式出版的金庸武侠小说英译文,排除网络上匿名的英译文。迄今为止,金庸小说只有三部出现了全译文并得以出版,分别为《雪山飞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明河社出版1976年修订本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鹿鼎记》(*The Deer & The Cauldron*,明河社出版1981年修订本及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1999/2002年版)和《书剑恩仇录》(*The Book & The Sword*,明河社出版1976年修订本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三部小说原文及其全译文都被收入笔者自建的“金庸武侠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见表1),金庸小说原文库(CMAF)库容1852038字,译文库(CTMAF)库容944864词,这两个对应子库总库容2796902字/词,这是首个金庸武侠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具体信息如表1(见下页)。

金庸武侠小说原文采用中国科学院开发的“汉语词汇分析系统”(ICTCLAS)北大二级标准分词标注,并辅以人工校对;英译文采用兰卡斯特大学CLAWS4(C5)赋码器进行词性标注。由于部分武功描写在英译中被省略,而且段落一定程度上比句子更能体现武功的全貌,原文库和译文库之间只实现了段对齐。

本研究既采用单语类比语料库方法,先描述金庸武侠小说区别于汉语其他原创小说的特征;再描述金庸武侠小说英译文区别于英语其他原创小说的特征。又使用双语平行语料库方法,对比金庸武侠小说原文库和译文库,剖析英译文在“武译”方面还原金庸武侠小说原文特征的实际情况。

二、金庸小说原文和译文词类分布

(一) 金庸小说原文词类分布

借助检索软件AntConc3.4.1,可获得各主要词类在金庸武侠小说原文库(CMAF)、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小说库(LCMCFIC)和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武侠小说样本库(LCMCN)中的分布情况(见表2和图1), $P^1 = CMAF/LCMCFIC$, $P^2 = CMAF/LCMCN$, $P < 0.05$ 默认为统计上重要,“*”代表重要性水平,“+”代表过多使用,“-”代表使用不足。作为参照库,肖忠华博士创建的兰卡斯特汉语

① 邢福义:《汉语小句中语法系统论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② 刘华文:《汉英翻译中动词与句式再匹配现象研究》,《中国外语》2008年第5期。

语料库小说库 (LCMCFIC) 代表了汉语原创小说的语言特征, 该小说库中第 N 类专门收录武侠小说样本, 包括向恺然、梁羽生和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 故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武侠小说样本库 (LCMCN) 可以代表汉语原创武侠小说的语言特征。

表1 金庸武侠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

	文本及版本	库容 (字/词)	总库容 (字/词)
金庸小说原文库 (CMAF)	雪山飞狐 明河社出版 1976 年修订本	128, 717	1, 852, 038
	鹿鼎记 明河社出版 1981 年修订本	1, 215, 243	
	书剑恩仇录 明河社出版 1976 年修订本	508, 078	
金庸小说译文库 (CTMAF)	<i>Fox Volant</i>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118, 350	944, 864
	<i>Deer & Cauldron</i> (The First/Second/Third Book)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1999/2002 年版)	620, 800	
	<i>Book & Sword</i>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05, 714	
			合计: 2, 796, 902

由表 2 可知, 金庸武侠小说具有鲜明的语言特征, 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的使用频率都显著高于汉语其他原创小说, 且经卡方检验, 这些差异都具有显著性, 说明金庸武侠小说摹物叙事生动形象。小说本就比其他语体包含更多的动作描写,^① 故动词在三个库中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类。但即便如此, 金庸小说中动词的过多使用仍然清晰可见, 每百万词中动词的使用超过 279 800 次, 即每四个词中至少有一个是动词。金庸小说中动词使用频率 (27.98%) 高于汉语原创小说动词使用频率 (24.51%), 经卡方检验, χ^2 为 994.18, $P < 0.0001$, 说明金庸小说动词使用与汉语原创小说动词使用具有显著差异。同时, 金庸小说动词使用频率 (27.98%) 甚至高于汉语原创其他作家的武侠小说动词使用频率 (25.00%), 经卡方检验, χ^2 为 200.39, $P < 0.0001$, 说明金庸小说动词使用与汉语原创其他作家武侠小说的动词使用也具有显著差异。

表2 CMAF、LCMCFIC 和 LCMCN 词类分布

词类 分布	CMAF		LCMCFIC			LCMCN		
	词数	频率 (百分比)	词数	频率 (百分比)	P ¹	词数	频率 (百分比)	P ²
动词	312700	27.98	47403	24.51	0.000***+	11788	25.00	0.000***+
名词	236700	21.18	43797	22.65	0.000***-	10947	23.21	0.000***-
形容词	47407	4.24	7812	4.04	0.000***+	1891	4.01	0.014*+
副词	110081	9.85	16918	8.75	0.000***+	4435	9.40	0.001**+
代词	92388	8.27	17645	9.13	0.000***-	3759	7.97	0.022*+
介词	33531	3.00	7011	3.63	0.000***-	1565	3.32	0.000***-
连词	17137	1.53	3895	2.01	0.000***-	891	1.89	0.000***-

① Biber, D., Conrad, S., & R. Reppen. *Corpus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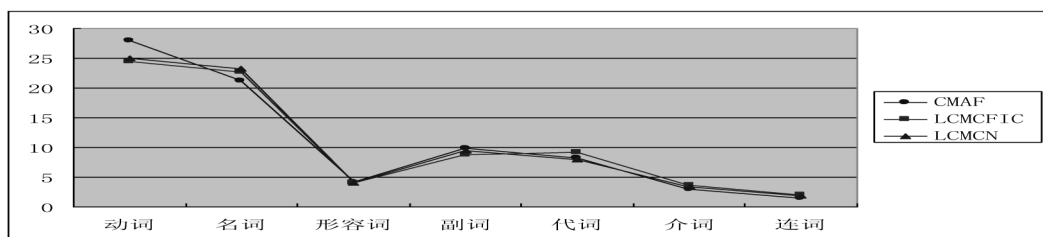


图1 根据表2绘制的词类分布折线图

图1直观佐证了金庸武侠小说的语言特征，三条词类分布折线图的线型都基本一致，动词分布差异最大，金庸武侠小说的动词占据三条折线最高位。与汉语原创小说相比，甚至与汉语原创其他作家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动词都存在过多使用的现象。因此，在汉语小说本就动词活跃的基础上，金庸武侠小说中动词优先的遣词倾向仍然十分突出。

(二) 金庸小说译文词类分布

既然金庸武侠小说具有显著的动感，英译文是否忠实地再现了这一特征呢？借助检索软件 WordSmith 6.0，可统计英译文相应各词类的分布。其一，我们关注金庸武侠小说译文总体的词类分布。金庸武侠小说译文库（CTMAF）、英国国家语料库小说库（BNCFCIC）和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小说库（LCMCFIC）的词类分布情况如下（见表3和图2）。作为参照库，英国国家语料库小说库（BNCFCIC）代表了英语原创小说的语言特征。由图2可知，金庸武侠小说译文（CTMAF）总体和英语原创小说（BNCFCIC）的词类分布线型基本一致，和汉语原创小说（LCMCFIC）的词类分布线型差异较大，可以说，金庸武侠小说译文总体上还是符合英语的语言特征。

但由表3可知，金庸武侠小说译文的动词使用（22.05%）多于英语原创小说的动词使用（21.84%），经卡方检验， χ^2 为23.25， $P < 0.0001$ ，两组动词使用具有显著性差异。原本汉语多用动词而英语多用名词^①：汉语原创小说的动词使用（24.51%）多于名词（22.65%），而英语原创小说的名词使用（21.95%）多于动词（21.84%）。但是，金庸武侠小说译文动词的高频使用打破了这种惯常：金庸武侠小说译文总体的动词使用（22.05%）超常到多于名词（21.31%）。

表3 CTMAF、BNCFCIC和LCMCFIC词类分布

词类分布	CTMAF		BNCFCIC		LCMCFIC	
	词数	频率 (百分比)	词数	频率 (百分比)	词数	频率 (百分比)
动词	203820	22.05	3565964	21.84	47403	24.51
名词	196962	21.31	3583778	21.95	43797	22.65
形容词	54865	5.94	913113	5.59	7812	4.04
副词	73089	7.91	1174112	7.19	16918	8.75
代词	91715	9.92	19261	10.67	17645	9.13
介词	89480	9.68	1741469	8.93	7011	3.63
连词	52409	5.67	902582	5.53	3895	2.01

① 邵志洪：《汉英对比翻译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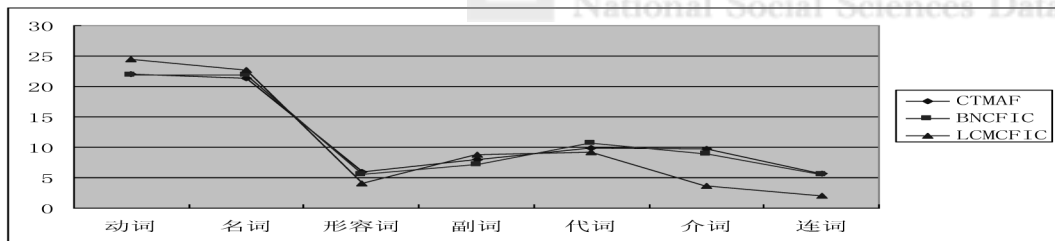


图2 根据表3绘制的词类分布折线图

总之，图表数据从宏观上充分证明了金庸武侠小说译文动词的过多使用，有理由认为这是英译文受到金庸武侠小说原文的影响。就词类分布而言，国内外译者们的“武译”总体上再现了金庸武侠小说原文的动感。

其二，我们关注金庸小说译文个体的词类分布。国内外不同译者们的每部译文是否都成功传递了金庸武侠小说原文的动感呢？金庸小说译文库里的三部译文 *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见 FOX）、*The Deer & The Cauldron*（见 DEER）和 *The Book & The Sword*（见 BOOK）的词性分布统计如下（见表4）。

表4 FOX、DEER、BOOK 和 BNCFC 词类分布

语料库	动词		名词		形容词		副词	
	词数 频率(百分比)	P	词数 频率(百分比)	P	词数 频率(百分比)	P	词数 频率(百分比)	P
FOX	24223 20.59	*** -	26775 22.76	*** +	7771 6.61	*** +	9099 7.73	*** +
DEER	134316 22.17	*** +	124914 20.62	*** -	36907 6.09	*** +	48599 8.02	*** +
BOOK	45281 22.55	*** +	45273 22.55	*** +	10187 5.07	*** -	15391 7.67	*** +
BNC FIC	3565964 21.84		3583778 21.95		913113 5.59		1174112 7.19	

金庸武侠小说本身充满了武侠特色的动作和紧张刺激的事件，这些动作和事件自然而然地主要通过动词来展现。据统计，《雪山飞狐》中动词使用频率为 26.61%，不仅高于汉语原创小说（24.51%），而且高于汉语原创其他作家的武侠小说（25%）。但出乎意料的是，《雪山飞狐》英译文（FOX）动词的使用频率（20.59%）竟然比英语原创小说动词的使用频率（21.84%）还低。因此，金庸《雪山飞狐》原文动词的过多使用和莫锦屏英译文动词的过少使用形成巨大对比，就动词分布而言，莫锦屏英译文与金庸原文并不匹配，下面例子揭示了莫锦屏英译文的问题所在。

例 1. 有时金面佛的长剑奇招突生，从出人意料之外的部位刺去，若用刀背刀口，万难挡架，胡一刀竟会突然掉转刀锋，以刀柄打击剑刃，迫使敌人变招。至于‘展、抹、钩、剃、砍、劈’六字诀，更是变幻莫测。（《雪山飞狐》）

译文：Phoenix occasionally invented new *moves*, flourishing his sword. He plunged at Gully, aiming unexpectedly at parts of his body that were most vulnerable, making it absolutely impossible for him to parry the *blow* with either the edge or the back of his blade. But Gully reversed his blade in a moment and struck a powerful *blow* with its hilt, forcing his enemy to abandon his intended *moves*. The six movements of Whirling,

Swiping, Hooking, Scraping, Hewing and Hacking, being the cardinal rules of wielding a knife, allow martial artists an endless display of *moves* and *movements* that are mysteriously unfathomable.

这是金面佛和胡一刀的生死之战，香港译者莫锦屏小心翼翼地逐句翻译，似乎生怕遗漏了原文信息。金庸原文两个句子就出现了13个动词（见下划线），英译文也用了13个动词对译（见下划线），例如用“plunged”翻译“刺”，“parry”翻译“挡驾”和“struck”翻译“打击”。但第二句刀法六字诀动词密集，莫锦屏的英译可谓捉襟见肘，莫译在两个方面无法满足原文动作性强的特点。

首先，莫译的句法结构冗长拖沓，不符合金庸小说行云流水的风格。原文明快的两句汉语被翻译成了四句英语，包含一个并列连词“and”，五个分词结构“flourishing, aiming, making, forcing, being”，还有两个“that”引导的关系从句。而且，有的分词结构（如 making it absolutely impossible for him to parry the blow with either the edge or the back of his blade）比主句（He plunged at Gully）更加繁杂。根据语料库检索，《雪山飞狐》原文有4320个句子，译文有7674个句子，汉英翻译句对比率为1:1.8；《鹿鼎记》原文有41494个句子，译文有47096个句子，汉英翻译句对比率为1:1.1；《书剑恩仇录》原文有17302个句子，译文有16155个句子，汉英翻译句对比率为1:0.9。显而易见，莫锦屏倾向于用两句英语翻译《雪山飞狐》的一句汉语，而《鹿鼎记》译者闵福德和《书剑恩仇录》译者恩沙都倾向于保留句子为翻译单位，一对一英译原文句子。因此，莫译无法跟上金庸武侠小说武打动作的快节奏，难怪有评论家建议应该用英语世界里海明威似的小说风格来翻译金庸作品。

其次，莫译不断出现一些累赘的名词，上例的英译文总共四句话，而名词“blow”（见斜体）重复出现在第二和第三句，名词“move”（见斜体）重复出现在第一、第三和第四句，同源名词“movement”（见斜体）更是在第四句重复出现了两次。读者阅读武侠小说是追求武功的变幻多端一气呵成，但莫译随意增加的名词打断了动作的流畅性，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因此，为了凸显金庸小说动作的快感，可以改译如下：An inspiration flickered. Phoenix plunged his sword into Gully, at the most unexpected parts. It was absolutely impossible to parry the blow with either the edge or the back of his blade. Yet Gully suddenly reversed his blade and struck with its hilt, forcing Phoenix to abandon his intended moves. The secrets of wielding a knife lie in the unfathomable transformation of six movements—Whirling, Swiping, Hooking, Scraping, Hewing and Hacking.

相比之下，闵福德的《鹿鼎记》英译文（DEER）动词使用频率（22.17%）和恩沙的《书剑恩仇录》英译文（BOOK）动词使用频率（22.55%）都超过英语原创小说动词使用频率（21.84%），闵译和恩译显然比莫译更接近金庸武侠小说原文动作主导的特征。其实，闵福德曾撰文反思英译金庸小说的过程，他认为金庸小说的魅力很大程度在于“动作场景”，他主张电影式地重现这些场景，他甚至选取自己满意的译文片段命名为“动作”“又见动作”和“动作转折”，^①其中一段摘录如下（见例2）。这是陈近南和瓜管带在嘉兴一条船上的较量，原文描写急速凶险，闵译善用动词且句式短促，连用一系列表征武艺的动词或词组（见下划线），使这些搏斗招式仿佛浮现在读者眼前。

例2. 刀光闪动，两柄单刀分从左右劈落。那书生闪身避过，随即欺向瓜管带，挥掌拍向他头顶。瓜管带忙伸左臂挡格，右手成拳，猛力击出。那书生左脚反踢，踹中了一名亲兵胸口，那亲兵大叫一声，登时鲜血狂喷。（《鹿鼎记》）

^① Minford, J. Louis Cha through the translator's eyes. In: Wang Qiugui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ouis Cha's Novels*.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1999: p. 311.

译文: Immediately, to left and right of him, two cutlasses flashed out and would have cut him down; but already he had dodged and was lunging towards Major Gua with arm upraised to slice down on his head. The Major parried the blow with his left hand, simultaneously striking out with his right fist. Ducking the blow, the scholar kicked backwards with his left foot at the nearest of the guardsmen, catching him in the pit of the stomach. The man let out a great cry and began vomiting blood.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写的第一部小说,武功描写绘声绘色,其动词使用频率(28.54%)超过《鹿鼎记》动词使用频率(27.90%)和《雪山飞狐》动词使用频率(26.61%)。相应地,恩沙的《书剑恩仇录》英译文动词使用频率达22.55%,在金庸小说译文中动词分布比例最高,同时,恩译汉英翻译句对比率为1:0.9,说明恩译的句子动词密度高且信息容量大。可惜的是,恩沙滥用省略,他自己坦承原文不少于20%的内容都被省略,比如第一章武当派陆菲青血战关东六魔,第三章红花会总舵主比拼铁胆庄庄主(见例3),第五章红花会群雄大战火手判官张召重等。

例3. 周仲英突然猛喝一声,身向左转,一个“翻身劈击”,疾如流星。陈家洛急忙后仰,敌掌去颊仅寸,险险未及避开。红花会群雄俱各大惊。陈家洛纵出数步,探身再上,拳法已变,出招是少林派的“五行连环拳”,施开崩、钻、劈、炮、横五趟拳术。周仲英仍以少林拳还击。不数招,陈家洛忽然改使“八卦游身掌”,身随掌走,满厅游动,烛影下似见数十个人影来去。(《书剑恩仇录》)

例3每个句子片段都至少有一个动作(见下划线),不仅展示了陈家洛和周仲英两位高手的少林派功夫,而且更烘托了红花会和铁胆庄之间的误会这一情节。所以,恩沙英译文的省略并不合适,大量武功描写的省略剥夺了读者阅读武侠小说的乐趣,也削弱了中国武侠小说功夫这一文类特征,难怪亚马逊网站的书评有西方读者抱怨恩沙英译得不够充分。

三、金庸小说汉英对译模式

(一) 金庸小说的功夫动词“打”

金庸笔下的打斗是武侠小说最惊心动魄的情节之一,体现了金庸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其中,“打”是金庸小说的高频动词,在词频表动词部分居第16位,总共使用了2248次。前15位高频动词依次为:是、道、有、去、说、来、到、要、见、出、叫、说道、听、笑、想。同时,“打”可谓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功夫,从古至今,“拳打脚踢”一直是武术家进攻和防御的基本动作。“打”在金庸小说中出现的次数远远超过其他功夫动词,如“杀”1683次,“飞”494次,“刺”439次,“砍”413次和“踢”362次。此外,“打”与金庸小说的武侠主题有密切关系。AntConc软件的索引词图工具(Concordance Plot)揭示了“打”在金庸小说原文库各文本中出现的位置(见图3)。原文库三个文本都包含动词“打”,“打”在《鹿鼎记》出现最多(第1行),在《雪山飞狐》出现最少(第3行),但在三个文本中都是从头到尾均有出现且分布基本均匀,动词“打”起到了贯穿文本助推情节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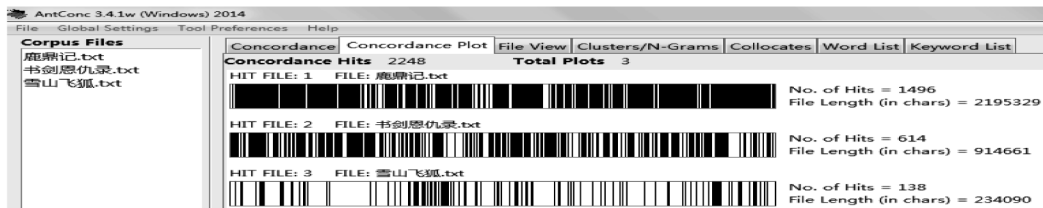


图3 “打”在金庸小说原文库的索引词图

事实上,金庸武侠小说关于“打”的描写异彩纷呈。例如小说各个角色都可能是“打”的施事者如小玄子、公主、文泰来、陈家洛和胡一刀等,在各种身份间游刃有余的韦小宝既是“打”的施事者也是受事者。再如“打”的兵器富含浓厚的中国味,如琵琶钉、鸳鸯刀、五行轮、凝碧剑、判官笔、回龙壁、飞蝗石、飞燕银梭、追命毒龙锥等。

因此,本研究选择功夫动词“打”,细致研究原文与译文“打”的对译模式。根据《动词用法词典》,“打”是含有23个词条的常用汉语动词,但本研究只关注动词“打”在金庸小说中表示“殴打、攻打”时的译例,忽略与中国功夫无关的“打”的用法,如不打紧、打定了主意等。

(二) 金庸小说“打+结果”的汉英对译模式

在搭配词跨距为5:5情况下,我们用AntConc软件对金庸小说原文库进行KWIC关键词语境检索,发现金庸笔下“打”的结构可谓应有尽有、妙笔生花,但“打”附加“结果”这一语义成分的检索行特别突出,如“头破血流”“痛彻心肺”“脑浆迸裂”“直贯而出”“落荒而逃”“眼青脸肿”“遍体鳞伤”等。这些打斗结果多数属于暴力描写,暴力描写似乎在20世纪中国文学里并不鲜见,^①译者倾向于在译文中省略这些暴力内容。^②

但是,语料库统计发现,金庸武侠小说译者们大多尽可能在译文中保留了“打+结果”部分,这种合理的保留至少有两大原因:第一,武打是武侠小说最吸引人的元素之一,武打必然造成受伤或死亡,成熟的武侠小说迷应该对血腥场面有所准备,完全没有血腥味的翻译将背离中国武侠小说文类的固有模式。第二,金庸小说中遭遇残酷结果的人物多是恶人,如宝树和尚、神龙教教主和朝廷鹰犬张召重等,可谓罪有应得,译文没有必要刻意美化恶人的下场。因此,忠实翻译“打+结果”组合是武侠小说情节和风格的双重需要。在金庸小说原文库中,《鹿鼎记》出现了最多的“打+结果”检索行,闵福德的译文既具动作性又具多样性,例如:

例4. (夏国相) 喝道“你再胡言乱语,我打得你皮开肉绽,死去活来。”(《鹿鼎记》)

译文: ‘Any more of that wicked nonsense and I’ll beat you till you’re all blood and bruises!’ roared General Xia in a rage. ‘I’ll beat you to death!’

例5. 帐外走进七八名军士,将元义方掀翻在地,一顿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鹿鼎记》)

译文: Seven or eight men came running in, threw Yuan face downwards on the ground, and proceeded to administer a military-style flogging, which soon reduced his back and buttocks to a bloody mess.

例6. 另一个是矮矮胖胖的男子,五官已给掌力打得稀烂……(《鹿鼎记》)

译文: The other was that of a short, fat man. He had been battered to a pulp by the first palm attack.

例7. 后来因和一位姓孙的长老不和,打起架来,在下其时酒醉,失手将他打得重伤。(《鹿鼎记》)

译文: But then I had a disagreement with an Elder called Sun and got into a fight with him; and being drunk at the time, I hit him too hard and hurt him badly.

例8. (海老公) 右掌随出,砰的一声,将韦小宝打得飞身而起,撞破窗格,直摔入窗外的花园,……(《鹿鼎记》)

译文: while his right hand followed with a blow of such giant force that it knocked Trinket flying through the papered lattice of the bedside window and into the garden outside.

就动作性而言,“打”在例4被译为“beat”,例5为“reduced”,例6为“battered”,例7为“hit”,例8为“knocked”。无论是动词原形、过去式还是过去分词,闵福德都坚持用英语动词来对译动作“打”,毫无疑问,动词比其它任何词类都更能彰显金庸小说原文的动感,重塑武侠小说激烈

① 吕敏宏:《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小说评论》2011年第5期。

② 宋庆伟:《基于语料库的莫言小说译本风格研究》,厦门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

的武艺特征。例7中“hit”和“hurt”两个动词连用强调了孙长老受到的重创，更反衬了大力士吴六奇的卓越武功。例8中“through”和“into”两个介词连用反映出海老公神秘武功的连贯性，读者真为韦小宝捏了一把冷汗。

就多样性而言，闵福德敏锐地辨别出“打”的迥异方式，使用五个英语动词匹配各种结果，如例6“batter”在《美国遗产词典》释义为“to hit heavily and repeatedly with violent blows”（以暴力方式接连地猛打），符合瘦头陀在归辛树致命掌力之下血肉模糊的场景，闵福德的翻译毫不避讳展示了武侠江湖的危险。他还力图采用多样的表达增添译文的趣味性，如同样“皮开肉绽”在例4和例5分别被译为“blood and bruises”和“his back and buttocks to a boldly mess”。此外，闵福德更启用英语词化词以显化“结果”这一语义成分，例如：

例9. 陶姑姑说，她太师父在镶蓝旗旗主府中盗经书，经书没盗到，却给神龙教的高手打得重伤而死……（《鹿鼎记》）

译文：He remembered hearing Aunt Tao say that her teacher was attempting to steal a copy of the Sutra from the Chief Clansman of the Bordered Blue Banner when he was mortally wounded by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Mystic Dragon Sect.

例10. 陈家洛这一掌已把巨狼打得头骨破碎而死，……（《书剑恩仇录》）

译文：Chen mustered his strength once more and punched the wolf right between the eyes, smashing its skull.

例11. 他是顾全镖局的威名，堂堂镇远镖局的镖师，给人打得赖在地上不肯爬起来，那成甚么话。（《书剑恩仇录》）

译文：His first thought was for the Agency's reputation. It created a bad impression when an Agency guard was floored and couldn't even get up.

闵福德在例9中将“受伤”这一结果直接包含入核心动作“打”。例10和例11则取自《书剑恩仇录》的译例，恩沙比闵福德更侧重使用词化词。根据《朗文英语联想活用词典》，^①英语“打”类动词表现出较高的词化度：有的“打”融入了器械如bash、whack和hammer；有的“打”施加强作用力如thump和pound；有的“打”甚至带有声效如bang和knock。恩沙在例10使用词化词“smash”准确体现了陈家洛由上至下的掌劈方式，前景化了巨狼“头骨破碎”的结果；在例11将名词floor转化为动词使用，具体化了“打”的结果“赖在地上”，读者仿佛可见童兆和的狼狈状。总之，英语词化词使得核心动作和结果成分融为一体，翻译简洁地道、一举两得。可惜的是，恩沙还是省略了23个“打+结果”的组合，省略的数量甚至超过翻译的数量。即使如此，《雪山飞狐》的莫锦屏译文还是比闵译和恩译略逊一筹，例如：

例12. 正自得意，但见胡斐双手衣袖倏地挥出，已将数十颗来势奇急的铁念珠尽行卷住，衣袖振处，嗒嗒急响，如落冰雹，铁念珠都飞向冰壁，只打得碎冰四溅。（《雪山飞狐》）

译文：While the monk was musing over his success, Fox whipped out his sleeves, catching all the whistling beads that came flying at him. Instantly his sleeves fluttered, volleying forth spherical miniature missiles at the glacial walls. The beads pattered like hailstone bullets, smashing the ice fragments into smithereens and sending the pieces flying in all directions.

例13. 大厅上六柄长剑、一对肉掌，打得呼呼风响，一斗数十合，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雪山飞狐》）

译文：The battle raged fast and furious in the hall, with six brandishing their blades and one fighting with bare hands. The clanging and clashing of metal upon metal filled the air. For several tens of bouts they

① Summers, D. *Longman Language Activator*. Harlow: Longman Group, 1993: p. 616.

were engaged, without either side gaining much vantage.

就动作性而言,在例12中,莫译“smash”摹拟了碎冰的情状,但它引导的14个词的从句居然比主句的两倍还长,而且一个从句附带了“smashing, sending, flying”三个现在分词,抹杀了胡斐应急挥袖接念珠的快速反应,建议改译为“smashing the ice into pieces, which bounce in all directions”。例13中“fill”一词削弱了长剑缠斗的凌厉架势,而且即使“clanging”和“clashing”以押头韵的形式模拟“呼呼风响”的结果,这两个动名词并列作为句子的主语,导致整句话头重脚轻,使大厅这场混战的动感大打折扣,建议改译为“The metal clangs and clashes through the air”。

例14. 好在年轻力壮,精力远过对方,是以数十招中打得难解难分。(《雪山飞狐》)

译文: Fortunately, he was young and strong, mustering more strength than his enemy, thereby making it possible for the battle to unfold with several dozen tricks without either side gaining much advantage.

例15. 不久在总管府中的侍卫也来一齐讲论,都说日前赛总管与苗人凤接战,起初二百招打成了平手。(《雪山飞狐》)

译文: They claimed that in a recent combat between the Commissioner and Phoenix, the first two hundred tricks saw neither side gaining any vantage.

就多样性而言,即使例14“打得难解难分”和例15“打成了平手”在汉语中意思相近,莫锦屏一再翻译为“gaining (ad) vantage”也容易导致译文枯燥无味。事实上,“gaining (ad) vantage”这一模式在莫译出现了15次之多,例13“不胜不败之局”也是如此对译,难怪亚马逊网站的书评有西方读者怀疑莫锦屏的英语语言能力。因此,建议例14改译为“Fortunately, he was young and strong. With more stamina, Fox manages to survive several dozen bouts.”;例15改译为“the first two hundred tricks saw neither side getting the upper hand”。毕竟多变的译文才更有助于突出侠客的个性,强化武侠小说的故事性。

四、结语

借助率先建立的“金庸武侠小说汉英平行语料库”,本研究围绕动词对金庸小说现有译文的“武译”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显示,宏观上,金庸武侠小说原文动作性强,其中“打”是高频动词里最具代表的功夫动作,且“打+结果”的语义模式频繁出现。而且,英译文总体动词频率显著升高,动词也成为英译文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类,打破了英语多用名词的惯常。微观上,金庸小说译者们“武译”水平参差不齐,莫锦屏亦步亦趋的翻译导致译文动词频率不升反降,严重偏离了金庸小说的语言特征;闵福德和恩沙都尽力实现武打翻译的动作性和多样性,遗憾的是,恩沙译文武功部分大量省略,唯有闵福德译文最大程度再现了金庸小说的功夫动感。

综上,笔者建议未来译者应该注意到金庸武侠小说中动词主导的遣词特征,有意识地在译文中加大动词使用的比例;同时,借鉴闵福德和恩沙关于“打”的汉英对译模式,调用英语词化词来前景化翻译武打动作,强化武侠小说武打见长的文类特征,以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侠义精神,促进中国武侠小说更好走出国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责任编辑:陈建宁)